

奉节柑橘种植历史悠久,当年杜甫的果园也种了很多





#### 顺水向南复向东

嘉州(今四川乐山)是杜甫离川行 经的第一座重镇。

嘉州向以山水闻名,宋人邵博说 "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州 之胜曰凌云寺"。这个独步川中的凌云 寺即乐山大佛所在的大佛寺。不过,杜 甫没看到高达七十余米的大佛——尽 管凌云寺比杜甫还老一岁,且大佛也于 他出生前一年就开始开凿,但一直要到 他死后三十多年才竣工。嘉州给杜甫 的最深印象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式的剧 饮——在那里,他与堂兄相遇

发源于凉山腹地的马边河是岷江 第三大支流,于清溪镇注入岷江。作为 进出凉山的水陆码头,清溪是一座历史 悠久的古镇。我站在古镇中心一栋四 层楼的楼顶远眺,细雨淅沥,把一片片 厚重的青瓦屋顶打湿了,若有若无的阳 光洒在上面,有一种青铜般的反光。

那个月色纯净的夏夜,杜甫的客船 就泊在清溪镇外。很显然,一千多年前, 清溪还是极为荒凉的边远之地。杜甫泊 舟的地方,尽管邻近市镇,却因山深林 茂,竟有老虎出没:"月明游子静,畏虎不 得语"。不能说话,月色又明亮撩人,杜 甫枯坐中宵,憧憬着与亲人相聚于荆楚 的美好时光。

岷江顺水将杜甫送到了戎州(今 宜宾)。戎州城下,金沙江接纳了岷 江,始称长江。农历六月,戎州郊野的 一种果实成熟了,那就是唐人喜爱的 荔枝。这是杜甫第一次品尝荔枝,他 用欢快的语气写道:"重碧拈春酒,轻 红擘荔枝。"

戎州下游是泸州。在泸州,沱江 汇入长江。再下游是渝州(今重庆)。 很有意思的是,杜甫晚年的出川路线, 与他毕生敬重的兄长李白年轻时的出 川路线相重合。李白诗云"夜发清溪 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杜甫则说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其间的落 差,不仅是诗仙的飘逸与诗圣的凝重 相区别,而是心怀天下的少年游与心 如止水的暮年返乡有着万千迥异。





### 人情冷暖尽入诗

长江流入重庆下游的涪陵、万州 一带后,山势渐次雄伟,江面愈发狭 窄。"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滩",岷江 和长江上游平缓地段的舒适写意不见 了,杜甫的客船被滚滚野水一鼓作气 地送到了忠州(今重庆忠县)。

由于三峡蓄水,长江回流,忠县老 城三分之二以上已被淹没,新县城只 好靠后重建。依山傍水,从城里看出 去,宽阔的长江平静如湖,杜甫担心畏 惧的险滩早已沉入江底。

杜甫族侄杜某时任忠州刺史。按 理,他应该对风尘仆仆的族叔予以热 情关照。但是,杜诗的只言片语透露 了一个辛酸的秘密:族侄虽然也请杜 甫喝酒吃饭,还在席间令人吟唱他的 诗,但这一切都是礼貌的冷淡。杜甫 一家不得不住在一座破败的寺庙里。

寺名龙兴寺,方志说又叫治平 寺,位于老城东门外。如同老城一 样,如今也是一片荡漾的碧波。群山 之间的忠州是一座小城,尽管当时管 辖方圆五个县,但总人口也才六千七 百户,还不如现在一个乡镇。市场 小,供应不足,外地运来的米甫一上 市,市民就争相购买;治安不靖,城门 早早关闭。住在年久失修的庙舍里,

夜半梦回,杜甫听到远处林子里传来 一阵阵老虎的咆哮。

其情其景,令杜甫心情抑郁。雪 上加霜的是,又遇上两桩伤心事。

其一是严武的灵柩取道岷江、长 江,拟由荆楚运回长安,路过忠州。终 其一生,严武是待杜甫最厚的至交兼庇 护人,他的灵柩路过,杜甫自然前往拜 谒。令他感慨的是,严母依然像从前那 样和蔼可亲,而严武部下却换了一副面 孔。人情冷暖,如鱼饮水。杜甫伤心地 作诗一首为念。

仍然是在忠州,一个噩耗传来:高 适去世了。唐代诗人中,高适仕途通 达,曾出任过节度使和刑部侍郎之类 的要职,并加封渤海县侯。《旧唐书》 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 已。可以说高适与毕生沉沦下僚的杜 甫相比无疑霄壤之别。然而,两人青 年时即订交,诗酒酬酢几十年,如今 生死忽别,幽明异路,这对老病的杜 甫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当他在群山 围困的小城,追忆与高适、李白漫游 汴州时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 怀古的青春风雅,冉对照如今的家山 万里、残躯老病时,他又一次体悟到 了生命的无常与人世的荒诞。



## 张飞庙里杜鹃亭

自忠县顺流三百里,是长江边的 另一座小城:云阳。杜甫时代,它叫云 安。如同忠县老城被淹没一样,云阳 老城也沉入了江底。新城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

我沿着空旷的大街,拐两个弯,穿 过一条隧道,再经过一座雄伟的大 桥,来到了长江南岸。翠黛的山崖 下,排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建筑 前的广场上,一尊高大的雕像面江而 立,乃是蜀汉名将张飞。这些建筑, 即异地迁来复建的张飞庙。云阳张飞 庙,据说始建于蜀汉末期,原在下游 三十公里的江畔。

纪念猛将的祠庙里,后人也给了 杜甫一席之地,即张飞庙里的杜鹃 亭。杜甫九月到云阳,在此度过了秋

冬。是时,杜甫居住在严县令为他提 供的一座临江的房子里。听说蜀中战 乱又起,他既怀念"万里桥西宅,百花 潭北庄"的成都草堂,又希望早日放舟 出峡。然而,那年天气寒冷,云阳不时 下雪,杜甫沉疴在身,滞留难行。年 后,天气和暖,野花铺满江岸,杜甫听 到了一阵熟悉的鸟叫。春天来了。那 鸟,便是四川乡间每年春天都会飞到 高枝上昼夜长鸣的杜鹃。

为了纪念杜甫的云安岁月,后人 修建了杜鹃亭。如同整座张飞庙一 样,杜鹃亭也掩映在山崖下的绿荫 中。亭前一尊杜甫雕像:头部上扬,胡 须略翘,手握书卷,清瘦的身子似风中 苦竹。凄凉哀愁的杜甫,恰好与横眉 怒目的张飞形成鲜明对比。





# 重走 唐诗里的人生路杜甫篇 ③

765年暮春,严武暴亡,杜甫失去平生最大的依靠,决定 离开业已生活五年多的四川。

后人一直认为,五年客蜀,乃是杜甫一生中相对安稳的 幸福岁月。但从杜甫辞别蓉城之际写就的《去蜀》却不难看 出——梁园虽好,终是他乡;锦城虽乐,无以忘乡——在成 都和梓州等地的闲适生活中,他仍然无比渴望回到关中。 关中既是京师所在,又距他的老家河南很近,"如何关塞阻, 转作潇湘游"。是故,杜甫离川,向荆楚而行,其初心乃是北 一关中或河南。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浣花溪畔的客 船,曾让杜甫想象过它们的行踪:顺着玉带般绕过成都的锦 江,于彭山进岷江,自岷江而下,在戎州(今四川宜宾)入长 江,从而出三峡,抵荆楚,直至江南。

杜甫的客船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由北而南,自西向东。 很有意思的是,杜甫当年的出川路线,与他毕生敬重的兄长 李白年轻时的出川路线相重合。



位于重庆奉节的景点"三峡之巅



白帝城碑林。诸葛亮是杜甫一再歌咏的对象





### 丛菊两开他日泪

我在草堂镇下了沪蓉高速,顺着一 条泥泞土路沿江而行。路在半山腰,与 路相伴的是三三两两的农舍,比路更高 的是果园和林地,比路更低的是混浊的 长江。行驶十多公里后,峰回路转,我 终于看到了白帝城。

在杜甫之前数百年和杜甫之后数 百年,白帝城都是一座雄踞山巅的壮丽 城堡。李白说它在彩云之间,杜甫则极 言其高——"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 下雨翻盆"。但现在的白帝城在三峡大 坝建成后,成为江中一座由廓桥连接的 孤岛。与夹岸山峰相比,恍如一个微不 足道的土馒头。

白帝城另一侧是三峡的入口,即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的夔门。在 成都时,杜甫曾多次想象过回乡之路,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而夔门所在的瞿塘峡,是三峡第一峡。

老杜没料到,在夔州(今重庆奉节) 这座峡谷中的小城,他一住就是一年又 十个月。当他第二次看到菊花怒放时, 忍不住为这漫长的回乡路凄然泪下——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400年后,陆游溯江入蜀,顺道在夔 州探访杜甫居留时的遗迹。 陆游认为, 杜甫在这里住了近两年,是因为"爱其 山川不忍去"。事实上,综合更多情况 来看,陆游是在为他热爱的诗圣作装点 语——杜甫并非爱其山川不忍去,而是 为时局和生计所迫,不能去,不敢去。 其时,吐蕃、回纥连番内犯,京师危急,

关中震动。另一方面,自从云安染疾, 杜甫一直在病中。至于经济上,夔州都 督柏贞节对他非常照顾,频分月俸,使 杜甫衣食无忧。

在夔州,杜甫先后住了四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即他诗中说的西阁,住了几 个月。西阁具体在什么地方,已无可 考。次年,即767年春天,搬到赤甲。从 白帝城坐船渡过长江支流草堂河,便到 了瞿塘关。瞿塘关所依附的山是赤甲 山。与赤甲山隔着长江对峙的,是杜诗 中提到的白盐山。如今,两座山看起来 不算高峻,但在杜甫诗中,却是"赤甲白 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

瀼西是杜甫在夔州的第三个居 所。瀼的意思,陆游解释说,"土人谓山 间之流通江者曰瀼。"就是说,川东一带 的方言,把从山上流下来注入江中的溪 沟称为瀼。夔州有东瀼水和西瀼水。 考证可知,东瀼水即草堂河。如今的草 堂河水量丰盈,江面宽阔,是江水回流 之故。没有三峡大坝前,它只是一条山 谷小溪。距其几公里的西瀼水(今梅溪 河)稍宽,杜甫在赤甲居住一段时间后, 搬到瀼西。他在那里建了几间房子,人 称瀼西草堂。

移居瀼西,是为了照料果园。到夔 州一年后的767年暮春,杜甫在瀼西买 下四十亩果园。果园与草堂一溪之隔, 杜甫前往果园劳作时,须得摇船而过, 所谓"碧溪摇艇阔"——小溪很窄,以至 小艇都显得太大。



成都日報

2023年11月17日

Focus

聚焦

今天,奉节以产柑橘知名,当我 行驶于临江的盘山公路上,窗外不 时出现高低错落的果园,柑橘挤满 枝头。追溯历史,奉节柑橘的种植 可以推到汉朝。杜甫的果园里也有 大量柑橘,他赞美自家柑橘"园甘长 成时,三寸如黄金"。柑橘外,尚有 桃子、李子、花椒,以及松树、栀子和 藤萝,加在一起有上千株。

东屯是杜甫在夔州的第四个 居所。杜甫移居东屯,源于对他关 照有加的柏贞节,把位于东屯的一 百顷公田交由他管理,以解决一家 衣食。这片公田,最早由白帝城的 修筑者、东汉初年据蜀的军阀公孙 述开垦。杜甫描写说"东屯大江 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 畦碧泉乱。"夔州一带,群山连绵, 难得有一片较为平整而肥沃的土 地,并且,山上清泉不断,正是水稻 所需的最佳水源。杜甫又说,"东 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 屋,淹留为稻畦。"意指他在瀼西和 东屯,都有茅屋居住,为了管理公 田,他移居东屯。

杜甫就像一个辛勤的小地主, 带着一众仆役(他诗里称为隶人), 往来于瀼西和东屯之间,种植水稻、 打理果树、管理菜园、采摘草药、砍 伐树木……周而复始的农事,让人 想起种豆南山的陶渊明,或是黄州 垦荒的苏东坡——这三位中国优秀 的诗人,同时也是三位称职的农 夫。白天,他们在大地上劳作;夜 晚,他们在诗笺上耕耘。

有了柏贞节照料,应该说,杜甫 一家的生活至少小康以上。但是, 对杜甫来讲,夔州仍是不宜久居的 异乡。并且,与成都相比,还有诸多 难如人意处。

首先,夔州天气炎热。那年夔 州一带春旱连夏旱,数月未雨,江水 枯竭,"水中无行舟"。杜甫本是北 人,不适应南方暑热,晚上点根蜡烛 也热不可挡,束根腰带竟如缠芒 刺。令人感动的是,暑热中,杜甫依 然念及征夫戍子在烈日下劳作的艰 辛,依然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 传达的浓烈的仁者情怀。

其次,生活条件艰苦。夔州虽滨 大江,但江岸陡峭,无法饮用江水,而 夔俗不打井。当地人把竹子一剖为 二,制成竹笕,一根根连接起来,将泉 水自山上引下。这年,山上石头倒塌, 竹笕被打断了。一个叫信行的隶人不 得不来回走了四十里山路去寻找并修 补。杜甫在家中担心又内疚,等到信 行回来,急忙把自己最喜欢吃的瓜和 饼分与他。

再次,与之前生活过的关中或 成都相比,夔州闭塞落后,当地的一 些习惯,诸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 黄鱼",令杜甫颇感不适,总结为:形 胜有余风土恶。

更重要的是,杜甫虽然只有五 十多岁,放在今天还是标准的中年, 但他已百病缠身,老态龙钟。之前, 他就患上了肺病、糖尿病和风疾。 到夔州次年,他的耳朵也聋了。

穷人也有自己的欢乐,老病的 诗人也努力将窘迫的日子经营得略 有声色。但有余暇,杜甫就在夔州 城周边行走——今天,我所看到的 长江边的白帝城、瞿塘关,以及两岸 的山林涧流,都是诗圣熟悉的。大 多时候,他策杖而行,有时也骑马 ——有一次,他酒后心血来潮,纵马 狂奔,以致不慎摔倒。



夔州治所,秦朝时称为鱼腹,唐 朝贞观年间改名奉节。奉节,或者 说鱼腹古城,原本修筑于赤甲山 上。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将治所 从赤甲山移到白帝山,并修筑了白 帝城,它曾是一座周长达七里的坚 固城池。

夔州既有三峡之险,又有白帝 之坚,是故顾祖禹认为它"控带二 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 蜀之喉吭"。三国时,刘备伐吴,大 败而归,退至夔州,改奉节为永安, 并在白帝城内的永安宫向诸葛亮托 孤,尔后驾崩。

对同为文人却出将入相、建立 了不世功勋的诸葛亮,杜甫一直怀 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这情感,包含 了艳羡、敬佩和失落,以及在此基础 上的自怜自伤。当他居成都时,他 的草堂与武侯祠比邻,那座柏木森 森的院子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如 今,当他困于夔州,又与诸葛亮君臣 的祠庙近在咫尺,诸葛亮便成为他 一再歌咏的对象——他在赞美诸葛 亮"三分割据纡筹策"的同时,也感 慨"运移汉祚终难复"。敬天畏命的 背后,隐隐透露出杜甫对自身襟抱 未开的自我辩解、自我宽慰。

秋天来了,夔州一带的长江北 岸,风寒林肃,常有猿猴在高处悲 鸣,如泣如诉,众山皆响。如同郦道 元记录的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 鸣三声泪沾裳。八年前,李白也曾 听到过三峡的猿声。猿啼凄苦,李 白却很快活,因为他遇上大赦,免去 了流放夜郎的处罚,故而"两岸猿声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时, 杜甫从华州弃官回家,带着家小流 寓秦州,狼狈的杜甫却一直为李白

担忧,一连三天晚上都梦见他。 与李白相反,猿啼带给杜甫的 却是一腔悲愁与哀怨——老病在 身,壮志未酬,生计日拙,不得不依 靠柏贞节这样的小军阀混饭吃。更 兼战乱不休,国事蜩螗,北望长安, 家山难返,猿猴的悲啼更触动诗人 敏感而自尊的神经,"风急天高猿啸 哀""听猿实下三声泪"……

如今,三峡水位上涨,礁石与风 浪密布的峡江已成一潭死水,两岸 壁立的群峰因之平缓。公路盘旋入 山,人家村落,比比皆是,猿猴大抵 都去了更深的大山,曾经的猿啼再 也难闻。

后来,弟弟杜观也来到夔州,兄 弟俩约定杜观返回蓝田迎接家小, 尔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相会,一 俟战乱平息,即从荆襄大道北返。 于是,杜甫把亲手打理的四十亩果 园和草堂都送给了一个称"南卿兄" 的朋友,并于768年正月买舟东下, 奔向湖北。

本版撰文 聂作平 图据新华社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